

找错钱

◎长丰

第一次过那条新开通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时,他显得很不熟练。匆忙之间,误将一张纸当作钱递了上去,缴费窗口的她只是看着他,却没接。他有些纳闷,很快发现自己拿错钱了,不好意思地朝她笑笑。她笑着找给他钱,可他拿到钱时又愣了:她居然找错钱了。他把钱递还给她,她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年轻的她居然脸红了。同样年轻的他很惊讶。在现在这个社会,已经很少能见到脸红的女孩了。

再次上这条高速公路时,他特意去了她那边的缴费窗口,正好又是她当班。他把钱递上去时,她认出了他,他很友好地朝她微笑。这微笑,让她有些不好意思。她的脸,居然再一次红了。

于是,他常常刻意地走她的缴费窗口。有一次,趁她找钱时,他装作随意地问她什么时候下班,她顺口答了。好像话出口她才发现了问题:怎么就告诉他了呢?那脸又一次红了。

又一次经过缴费窗口,他问她的手机号码,她愣了愣,没回答。但很明显能感觉出她的紧张和慌乱。没要到她的号码,他不免有些失望。

再去她的缴费窗口时,他是犹豫的。她不愿给他电话号码,是不是变相拒绝自己呢?他还是去了。这次,他只是习惯性地给钱,然后接过她找回的钱。在他翻那找回的钱时,他忽然发觉钱的中间似乎夹带着什么。是一张纸,纸上还有一串数字。他不由一阵狂喜。他抬头时,就看到了她的脸,早已通红一片。

他拨通了她的电话,电话里的她一如他看到的那容易脸红的腼腆,很安静地听着他说话,偶尔插上几句,都很自然、纯粹。当他约她见面时,她似乎犹豫了一下,停顿了半天,说好。

按照电话中她给的工作人员休息处地址,他去接她。远远看到她朝他走来,腼腆的样子就像含羞草一样,让他欢喜不已。

交往一段时间后,一个晚上,他带她去见自己的那些朋友。他向朋友们介绍着她的纯粹,她也很友好地和他们打着招呼。他还在朋友们面前得意洋洋地说,是高速公路成全了他和她的缘分,但若不是他无意中给错钱,恐怕也不会让她找错钱,当然,也就看不到她脸红,继而也不会因此而喜欢上她了。

大家的一阵起哄,让他更高兴了。但他却发现,那么多人这么说了她半天,她居然没脸红,只是极其平静地看着他们。他不由有些奇怪。

趁大家玩得起劲之时,她和他走出了房间,月亮高高挂着,像是在注视着他们。在他有些不注意时,她忽然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,其实那钱是她故意找错的。

他顿时愣了。

他有些惊讶并惊喜地看向她时,他甚至能辨别出月亮下她的脸悄悄地又红了。



临终陪护

◎舒曼

不通过家政中介找来特护……

一

“我找的不是普通陪护,是临终陪护。这一点,你清楚吗?”玉菡打开门,将一脸拘谨的陈默迎进客厅后,盯着他的眼睛说。

“知道。中介都和我说清楚了,我愿意打这份工。请你放心,我是从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,这是我的专业。”陈默长吁了一口气,“姐,我知道,你患了骨癌,晚期,医生说至多还能生存一年。”

“是的。我有个妹妹玉琬,正在大学读书。她假期会回来,这件事,你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透露给她。你要发誓!”玉菡有些激动,声音也颤抖了,“我父母早逝,我和妹妹相依为命!我走之后,你再告诉她所有的真相。”

二

在确诊骨癌晚期后,玉菡也曾崩溃大哭。她的命运太苦太苦了!父母在她和玉琬上小学时,先后因病撒手人寰;姐妹俩在社会救助机构的帮助下继续读书。大学毕业后玉菡自主创业、通过苦苦打拼成功开办了自己的艺术培训公司,境况大有好转,不承想,此时玉菡竟被确诊为骨癌晚期,至多只有一年生存期!玉菡在感觉自己病情不断加重、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,不得

三

对于陈默来说,除了母亲,相处不久的玉菡,成了他生命中无法忘怀的另一个女人。

他了解到玉菡和她妹妹玉琬的人生经历;他也告诉玉菡,他刚出生不久,父亲就死于一场意外事故;在他大学毕业那一年,母亲又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。事实上,他也几乎是一个孤儿……而应聘护理员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,穷途末路中正好接到了这个活儿。

“菡姐,你要好好活下去!”通过半年多的相处,陈默觉得自己已经和玉菡的命运紧紧相连,分不开了。

病魔,依然在按照既定的节奏前行。玉菡状况越来越糟糕。她个人的隐私,在照料者面前也几乎荡然无存,为此她感到强烈的羞愧。陈默安慰她:“亲人不会嫌弃亲人的!菡姐,你安心养病。”

玉菡慢慢连话都很难说出来了。陈默的心一天天沉向谷底。那天,他告诉她:“你放心,我一直在。你,你不会孤单。”玉菡努力地点着头,突然挤出沙哑的一声“玉琬”,而后身体抖动起来,带着一丝惨淡的笑,用力盯着陈默的眼睛,似乎要把它烙进自己的心里。

良药

◎钱永广

人都会沉默不语。她当然希望有一天能重新看到这些芬芳的花朵。

男人每天一边侍弄花,一边告诉女人这些花每天不同的情况。日子久了,女人也摸索着给男人当帮手,即使不小心碰翻了花盆、把泥土弄得到处都是,男人也还是乐呵呵地跟在后面收拾。

朋友问男人:“她的眼睛都看不见了,为什么你还要种花呢,她的眼睛真的能康复吗?”

“她的眼睛?哦……这个我也说不清,她喜欢花,我种花,是为了安慰她,希望她能够配合医生治疗……我怕她对生活失去信心,

很久,陈默才发现,玉菡已经没了呼吸,她的眼角,还残留着一片泪痕。

四

帮助玉琬处理好玉菡的丧事后,陈默要走了。他将房门钥匙交给玉琬,拿出自己的行李向她告辞:“书桌抽屉里有两封信,你看一下。”

“你不该和姐姐一起联合起来骗我,剥夺了我的知情权!”玉琬在他身后跺着脚,狠狠地说。

陈默什么也没有解释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玉琬去看信,一封信是姐姐写给她的,信中一再提到陈默,告诉她可以把陈默当作亲人。而另一封信落款是陈默,信封里还有厚厚的一沓钱。陈默只写了短短数行字:“我没了家人,这些日子,是菡姐给了我一个最温暖的家。玉琬,这钱你拿去交学费。我相信,你学成后一定会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!”

玉琬转身冲出家门追到楼下,但陈默的身影早已不见。

三年后。

一个高大清瘦的男子正在某医院的一处办公室给护工们分派着任务。忽然,这个男子似有心灵感应地扭过了头,看向站在门口的一名娟秀清丽的女孩。这个女孩脸上带着笑,眼角却挂着泪:“陈默,我知道我总能找到你的……”

即使她的眼睛真好不了,我也要给她活下去的勇气。”男人说。

“医生确定她的眼睛能复明吗?”朋友问。

男人说:“不确定。但我必须让她对自己的眼睛有信心,她对生活才会充满期待。再说了,如果她的眼睛真好不了,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。只要她能闻到花香,心里开心,我乐意为她种一辈子的花……”

三年后,女人又开始独立侍弄那些花儿了。她的眼睛好了。医生的治疗起到了效果,还有,对女人来说,男人的爱,也是治愈她眼疾的最好良药。